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赵 赵 杨
蘅 蘅 苾
著 主
编

宪益先生百年祭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杨 苾 赵 蘅 主编

宪益舅舅 百岁祭

赵 蘅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宪益舅舅百岁祭 / 赵蘅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

出版社, 2014.12

(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 / 杨苾, 赵蘅主编)

ISBN 978-7-5317-3380-5

I. ①宪… II. ①赵… III. ①杨宪益 (1915 ~ 2009)

- 回忆录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389 号

宪益舅舅百岁祭

作者 / 赵蘅

主 编 / 杨苾 赵蘅

责任编辑 / 安璐 王君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 编 / 150080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字 数 / 45 千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80-5

出品人 / 宋玉成

装帧设计 / 班婕

网 址 / www.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7.5

印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6.80 元



宪益舅舅百岁祭

—— 翻译整个中国的人 ——

1915年1月12日—2009年11月23日



MULU

目录

- | | |
|----|-----------------|
| 01 | You Raise Me Up |
| 08 | 断蓬白发亦平安 |
| 22 | 蓦然回首 |
| 28 | 和宪益舅舅仙逝前的对话 |
| 36 | 生活因你离去而改变 |
| 60 | 组稿手记 |
| 65 | 宪益舅舅，挥之不去的身影！ |
| 81 | 思念 |
| 84 | 雪祭 |
| 88 |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



98	译写年华
110	杨宪益有一说一
116	而今往事成遗迹
137	龙年种树记
152	伦敦杨宪益周年祭纪念会发言
154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后记
156	一个馆和一个人
183	附录：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南京 卧龙湖研讨会选编
230	后记

You Raise Me Up

赵薇

当我失落的时候，噢，我的灵魂，如此疲惫。

当有困难时，我的心背负着重担；

然后，我仍然在这里静静等待，

直到你也来和我坐一会儿。

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

你鼓舞了我，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当我靠在你的肩上，我是坚强的；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

落叶过后，宪益舅舅五年祭就到了。

2010年舅舅去世后数月，我第一次回小金丝胡同，这个在以前三天两头会去的地方，已物是人非。心碎的我一路憋着，走出胡同大哭。

面对像爸更像妈的小表妹，我忽然极为失态地问：“我能抱抱你吗？”她愣了一下并没拒绝。拥她入怀的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到老人的体温。

重整一新的客厅，那张舅舅坐过十年的沙发布已换成漂亮的果绿色，老人手指夹烟大笑的黑白肖像现在挂在客厅的西墙上，五年前在八宝山告别时用的就是这张。

这以后每一年我都会去小金丝胡同看看，多半是我一人。在这个毗邻喧闹的后海、依然宁静如水的独栋房子里，和表妹聊天商量事情，看她辛苦操持的花园。6号木门框上新镶了块铜牌匾：“Gladys Garden”（格莱迪斯的花园），露台加盖了一个，打郊区拉来的石头多了些，显得后院略拥挤。院墙壁画原来的破损了又添了新画的，延续着舅舅喜欢的金鱼系列。

五年来表妹俨然代替了她爸主事，不过浓红茶换了菊花茶。从此，凡是关于杨宪益的事都需通过她。以前来访

者来看她爸，她总会退避三舍，顶多抱以英式礼节式的微笑。

表妹如今喜欢坐在客厅窗边的沙发上，在以前她爸偶尔坐过这儿，还被我画过一两回呢。一次舅舅坐在这儿帮我妈查字典，为考据她从南京带来的一只钧瓷老香炉那底儿上的“大宋显德年制”是真是假。也和她爸生前一样，我喜欢隔着沙发去看窗外那扇挨着胡同的木门，门内现在多了一株叫香花槐的树，那是我们俩一起守着花木工人栽下的。

2012年3月30日早晨，表妹特意选购的香花槐树苗落户小金丝胡同6号。栽前，我们把盛满一只青花瓷罐的老人骨灰撒进挖得很深的泥土里。同年的4月中外亲友们为纪念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校园栽下了两棵樱桃树，我也是这么在跟前守着。从此，北京的香花槐和英国的樱桃树可以遥相呼应了！

第二年开春，也就是2013年，表妹打电话说香花槐花开了，你要来看早点儿，这花儿的花期很短。可我不知被什么事给绊住了没去成，再有空想去，连一朵花的影儿都没见到。今年4月，我又接到表妹的花开信息，恰好天津电视台正要我陪去小金丝胡同采访，我说你们运气真好，这几天正是又一轮开花的季节，你们要拍就赶紧去吧。

说实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般高这般美的花树，艳艳的花儿被翠翠的叶儿簇拥着，在风中闪烁，没带老花镜远望还以为是蓝天上移动的彩云呢。仰脖瞧太吃力，一行人便爬上露台，视觉角度顿时变成俯瞰。只见缀满枝头的玫瑰紫花朵纷纷从灰色屋顶间钻出来，争先恐后，洋洋洒洒，幻觉中，莫非是彰显了“入土为安”的魔力？

妈说她想念小金丝胡同，但不可能再来了。那种沐浴在阳光下的兄妹谈心，那些心照不宣的他们那代人心底里的话题，她再没机会和哥哥聊了。

对于我，舅舅亲自帮助校对书稿的幸事不会再有了。那样一目十行，扫一眼便火眼金睛挑出拼写错误，虽会让自己脸红，更多是心服口服。那些谈天也好，画画也好，即使什么也不做，默默守在老人身边，静静地放松地待着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仿佛到今天才恍然，舅舅不可挽回地离开我们，是带着他超群的满肚子的让我们后辈望洋兴叹的大学问啊。那么些古今中外经典，中文、英文、拉丁文、希腊文，还有他认为不好、我觉得已很棒的法文，以及用这些文字读过、翻过、写成的美丽诗文，也许我们几辈子也不会弄懂！



◆ 淡彩：香花槐绽放在屋顶间

他更带着游历四方、瑰丽又神奇的传奇足迹，那趟西行，他赢得了一位英国金发少女的心。他和舅母共同面对的一段辉煌却饱经苦难的历程，从此开始，他喜欢用《去日苦多》总结自己的人生。

舅舅更是带着他一腔炽热的爱国心，无论这个国家对他好也罢，伤害过也罢，他都会宽容。他对舅母的深爱、对两个胞妹的惦念、对我们晚辈的疼爱，我知道这疼爱里有欣慰更有失望。

从青年到晚年舅舅相识了太多的旧友新朋，他对他们有的是缅怀，有的是眷恋，那一长串中外名单里，人脉太广曾给他带来不少麻烦。也许其中有的他并非瞧得上，只是些滑稽可笑的匆匆过客，但他们都曾被善待过。

百余部他和舅母用毕生心血凝成的等身译著，数不清的版本，他一本都没带走。生前他的书架上就是稀稀落落的，谁要他都会慷慨地送，离开了他更不会在乎。他爱说自己只是一个翻译匠，那么请问，世界上有这样的翻译匠吗？

五年里舅舅最喜欢的苏格兰的歌常在我心中回荡，五年前的11月29日，能让你的心彻底崩溃的浑厚男声《You Raise Me Up》，曾激越着每个前来与他诀别的人。

2015年1月10日，将迎来杨宪益百岁诞辰。百岁的舅舅，您在天上和舅母过得还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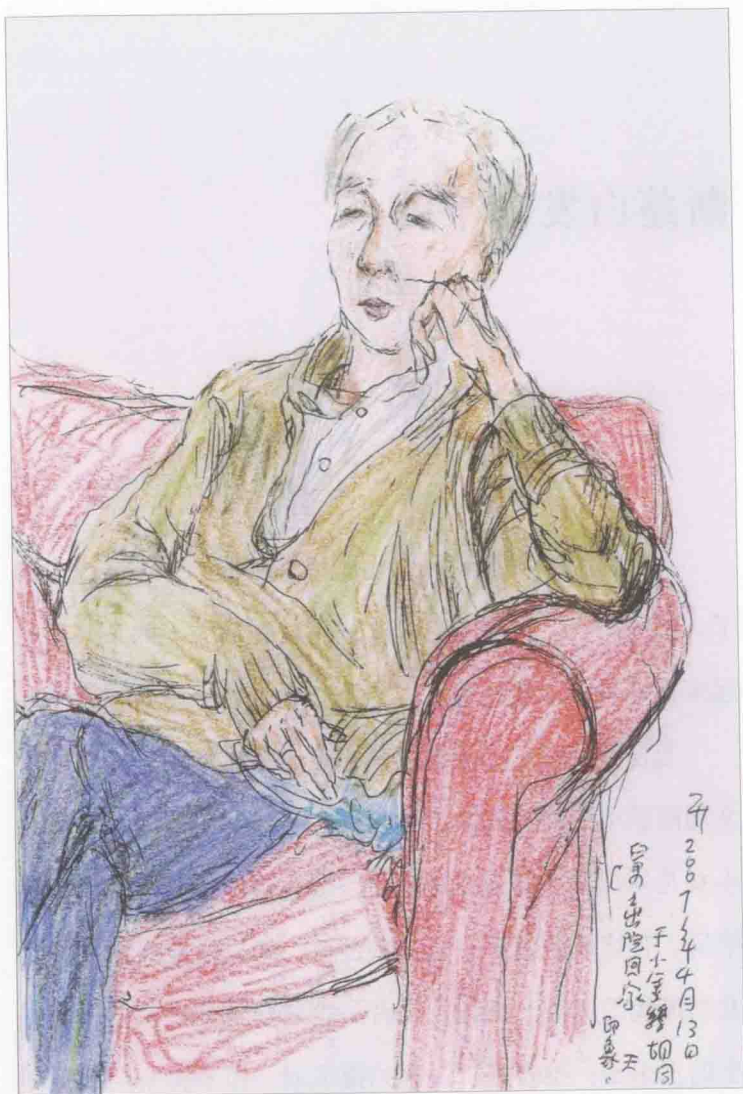
我永远不会忘记是您鼓舞了我，纵然有千难万难摆在自己面前，有了舅舅的鼓舞，我不会畏惧。在这个不凡的纪念日子里，我只是期盼有一天，您的自传不再被删节，您所有的译著文著，无论落在哪儿了，都能寻到并出版齐全。您关于勇气的故事完全公布于众，您响彻全世界的声音广为传颂……

姨妈说，“舅舅这样的人，一百年只有他这么一个。”

所言极是。五百年后照样会有人纪念他。

初稿于2014年北京金秋，北京APEC开幕前夕

2014年12月3日修订，窗外寒风呼啸



◆ 2007年4月13日舅舅出院回家了

断蓬白发亦平安

——为我的完益舅舅画像

“断蓬”是舅舅的一首无题诗中用的词。母亲说太棒了，嘱我用上。舅舅自己说“亦平安”前添上两个仄声念起来就好听了。我想起了舅舅已变得雪白的头发。

七言律诗写于今年的3月4日，这时他刚从五棵松外文局商品单元房搬到小金丝胡同6号。我的表妹、舅舅的小女儿杨炽夫妇翻盖了这幢足以成为这一带楷模的四合院平房，它比邻前后海，过往银锭桥，地处尚能保留一些老北京风貌的区域。据说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学大家梁思成先生的女弟子，她将施工过程拍摄成册，怪不得常会吸引洋人旅游者来叩门参观。

这是舅舅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诗的后四句是：“独身宛转随娇女，丧偶飘零似断蓬，莫怪巷深难觅迹，人生何处不相逢。”虽然还流露出一丝感伤，毕竟是回归了失去很久的天伦生活。也让所有惦记他的亲友们，从此不用再担心他的安危，像他独居五棵松一年时那样的状况。至于对这条胡同的形容，他一点不夸张。我第一次骑车来探访，就七拐八拐走了弯路。回家也诌了一首五言古诗抒发印象。自知古文底薄，请教敏如姨妈修正了一下。有四句我颇为得意：“钟鼓楼远望，邻家鸽飞翔。”“国母多寂寞，阿舅解愁肠。”

舅舅在小金丝胡同新居一连写了五六首诗。越写他的情绪越积极乐观，他写诗从来是信手拈来又直面现实。总是他的大妹妹，我的姨妈为第一位收藏者，然后再转告已翘首待看的小妹妹。住在南京的我母亲又总爱传送友人，她把舅舅的自传放在枕边，这是她的一份骄傲。

我的舅母戴乃迭于1999年秋天去世，生前她有长达十年的从忧郁到衰竭的煎熬。而我的舅舅也苦守了病妻十年。这对他们这样的荣辱患难半个多世纪、仍恩爱如初的夫妻，无疑是非常残酷的折磨。如果再记起20世纪70年

代末 80 年代初，生活趋于安定祥和、译著迭出，频频出访，更不必说国家给予的各种荣衔。对比他们曾有这一段不算短的好日子，我更感到反差强烈地难以接受。那时两人对饮是从每天的傍晚开始，这意味着书房里的打字机为主人服务了一天，可以暂时歇歇了。常会加入好酒好文的朋友们，男主人越喝越幽默，女主人越喝越直率得令人汗颜。百万庄宿舍那不大的客厅里笑声不断，舅舅更是妙语成珠。有一次他讲起在日本学茶道的经历，说着说着竟下跪到地毯上模仿起来。而我作为晚辈亲戚只会在一旁傻乐。现在重新回味，悟出那是他们一起度过劫难后，难得的一段精神释放的快乐时光。自从舅母病后，舅舅先是劝阻她少喝，后来他偷偷往酒里兑凉开水，越兑越多。舅母喝出不是酒“抗议”过，却经不住丈夫的爱护。渐渐这客厅里完全变成舅舅一个人独饮了。舅母照旧坐在他的对面，但已不再会风趣谈笑，她终究对自己在中国所受到的苦难能够表达了，用她的方式。偶尔吐出几句英文，或对来看她的人张冠李戴。舅舅只得在一旁默默苦笑。

搬到友谊宾馆后，我和舅舅单独聊天的次数变得多起来。我就住在对街，保姆走了，我有时会多陪舅舅坐一会